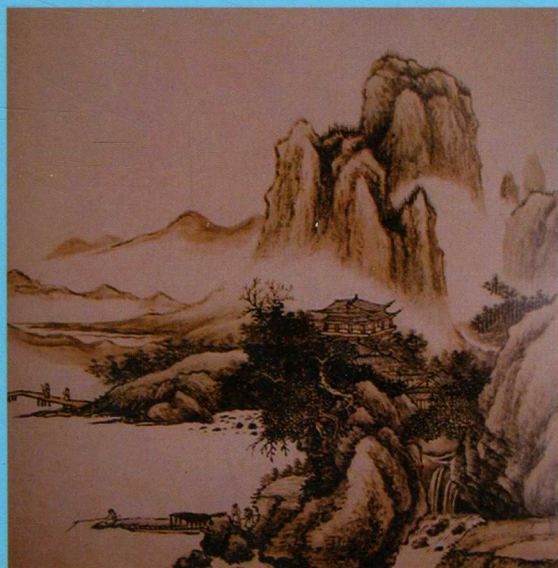


当代学术文库

周梦诗作品集

周梦诗父学作品集

尤旁斯·周梦诗 著



中国言实出版社

周梦诗作品集

# 周梦诗文学作品集

尤努斯



中国言实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周梦诗文学作品集 / 尤努斯·周梦诗著. -- 北京:中国言实出版社, 2012.9

(当代学术文库. 第2辑)

ISBN 978 - 7 - 80250 - 206 - 2

I. ①周… II. ①尤… III. ①中国文学 - 当代文学 - 作品综合集 IV. ①I217.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2)第 186449 号

出版发行: 中国言实出版社

地 址: 北京市朝阳区北苑路 180 号加利大厦 5 号楼 105 室

邮 编: 100101

电 话: 64924716(发行部) 64924735(邮购)  
64924880(总编室) 64928661(二编部)

网 址: www.zgyschs.cn  
E-mail: zgyschs@263.net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洛平龙业印刷有限责任公司

版 次: 2012 年 9 月第 1 版 2012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规 格: 145 毫米 × 210 毫米 1/32

印 张: 7

字 数: 140 千字

定 价: 200 元

ISBN 978 - 7 - 80250 - 206 - 2

## 守望梦中的憩园

——《周梦诗作品集》序

马少青 马自祥 郭正清

梦诗是我们多年的老朋友，为人厚道，很重友情，善解人意，很有人缘，是我们敬重的一位老兄。他有出色的文学天赋，才思敏捷，善于思索，非常刻苦，从少年时代开始文学创作。其作品语言朴实，构思奇巧，富有浓郁的地方特色和民族风情。上世纪五六十年代，他的许多作品在国内许多报刊发表，产生了重要的影响，成为当时文坛引起广泛关注的一位优秀少数民族作家诗人。1965年参加全国青年业余创作积极分子代表大会。在以后的岁月中，他继续在文学园地上不断耕耘，不断收获，无论在诗歌小说领域，还是在民间文学领域，都积累有丰硕的创作成果。由于多方面的原因，他的作品一直没有结集出版，这是让人抱憾和惋惜的。今年他想方设法，把半个世纪以来创作的所有作品，进行整理归类，编为《临夏回族谚语集》、《临夏民间文化论文集》、《临夏回族民间叙事诗》、《河州回族宴席曲》、《周梦诗文学作品集》等五部作品，准备结集出版。这是他心灵世界的真诚袒露，更是半个多世纪以来文艺创作成果的集中体现。

优秀的文学作品，是作家对现实生活的感悟，对生命价

值的体验、更是对精神境界的追求。梦诗的作品也同样如此，反映了他的生活经历、思想境界和精神升华的心路历程，留下了深深的时代烙印。我们的家乡临夏是古河州的中心，历史上的氐羌故乡，大禹导河之处，汉蕃古道必经之地，茶马互市重镇，也是汉族和少数民族杂居，草原文化与农耕文化、中原文化与少数民族文化、东方文化与西方文化较早交融荟萃的地区，具有浓郁古河州特色的文化品类，有着深厚的民族文化积淀。他酷爱诗歌，汲取丰富的艺术营养，很早就表现出惊人的文学天赋。刚刚爱好文学时，连梦中也在作诗，所以给自己起了“梦诗”的笔名。他于1958年创作并发表的一首题为《我校十年》的诗作，描写了他的母校——临夏中学新旧面貌的变化，抒发了他这个穷苦农民子弟上学读书的喜悦之情：“十年/这两个字多么灿烂/今天我又唱起这支歌儿/歌唱我校的十年/在过去/我校是多么凄惨可怜/几间破庙房/到处是垃圾，破砖瓦片/坑坑窝窝苍蝇乱飞/野草丛生多么难看/而读书的谁呢/公子、少爷、花花小姐/那有穷苦的子弟/曾登进学校的门槛/解放了的你啊/展露出青春的笑脸/新的教室，新的宿舍/仪器图书馆/新的园丁，新的花朵/喇叭高歌银光闪闪/啊，一切新鲜，一切在变/来到这知识的乐园/连我这个小“满拉”/也来把书念/……这不是上帝的造化，也不是谁的恩典/是党啊！教育方针/是变的根源”。这首诗以真挚的情感，朴素的语言，抖露自己心中的爱和情。诗心存故土，多情更动人。写这首的时候，他尚是一个初中学生，但从诗的对比构思和比兴表达中，已经显露出他从家乡民歌中精心提炼出来的深邃的诗意，奔放的诗情和横溢的诗才。这首诗的发表，极大的鼓舞了他文学创作的热情，希望以诗歌作为梦想的翅膀，在文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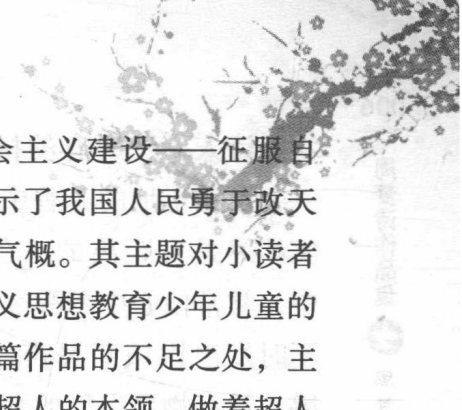
的天空中飞翔。

诗歌是人类独特的生命形式和灵魂的憩息之地，也是人类想象力的试验场，是人性阳光的辐照，人格精神的折射，民族文化的集粹，情感体验的结晶。更深一层地说，诗歌体现着一个时代的文明程度，标志着一种文化理想的甦醒。我们想，梦诗爱诗写诗的理由正是如此。他是个用信念支撑生命的人。当他站在这浑厚的黄土地上向前眺望的时候，这片无垠无际的原野让他找到了思想支点，他的双眼充满对美妙世界的惊奇；当他的脚踏在松软的耕地上向下注视的时候，是这块生他养他的沃土使他获得了情感依托，让他从内心感到无比的喜悦；他从大夏河冲蚀的低地上，仰望太子山，有峰屹崖岫的奇峻；他从阡陌纵横的田野上仰望白云舒卷的蓝天，有深不可见的空阔；他从乡亲父老艰辛的劳苦和朴素的歌唱中，找到人间的神秘和生命的可亲。他的眼光凝眸着周围的变化，不断地观察和思考，对一切美的景，美的物，美的人，饱含深情，心怀敬畏，由此而产生绵绵无尽的诗情，和蓬勃深情的吟唱。

梦诗诗情澎湃的岁月，是在那个火热的年代。那个时期的人们对于美好生活，充满着美好的憧憬和大胆的梦想，使梦诗胸贮的诗情更钟情于童话诗的创作。童话诗是具有浓厚诗情的儿童文学的奇葩，它以优美的文字，奇妙的想象，给儿童展开一个瑰丽的世界，大树会说话，鸟儿会唱歌，兔子会跳舞，哪怕远隔重洋，穿上云鞋片刻就到……在美妙的童话世界里，孩子们的心灵受到潜移默化，认识了什么是美丑和善恶，从而培养他们高尚的情操和机智勇敢的精神。他的震动当时文坛的童话诗《大禹的儿子》，便产生于这样火热的时代变迁中。这篇童话诗的创

作，是他从家乡大禹导河积石，给中华民族治水造福的稔熟故事中受到启示，编织成的一个美丽的童话世界。他把当时的长江大桥、三门峡水电站、刘家峡水电站建设者比作大禹的儿子大狮——大禹精神（即我国劳动人民在跟自然斗争中所体现的勇敢无畏的民族精神的象征）的继承者们改造自然，为民造福的宏伟理想。大禹治水十八年，三过家门而不入。当代的社会主义建设者们承接大禹的遗志，做出更辉煌的业绩。所以“大狮”面对黄河喝道：“我是大禹的儿子/今天由我们管门啦/爸爸把它劈开了/今天我要堵住它。”于是他双肩担起彩虹，造成长江大桥；两手提起大坝，闸住了三门峡；他还要赶往刘家峡，筑坝造电站，实现了他作为大禹子孙的改天换地的伟大宏愿。作者笔下的大狮集中表现了我国社会主义接班人，为接替父兄建设美好幸福生活愿望，塑造社会主义建设者这一崭新形象。《大禹的儿子》不囿于前人的束缚，大胆创造，别开生面，在1961年10月《甘肃文艺》上一经发表，就引起较大反响。这篇童话诗正契合了当时儿童文学界在当代如何运用童话这种比较特殊的体裁来塑造人物形象，反映现实生活而急需进行研究和探索的时机。甘肃省文联为此召开了“周梦诗童话作品讨论会”，并在《甘肃文艺》开辟专栏发表讨论文章。一时间，全国的儿童文学作家和文学评论界的专家张永敏、伍人、李九思、柯杨、林家英、傅世伦、贺宜等踊跃撰文，参加讨论。大家认为，这篇童话诗以革命现实主义与革命浪漫主义相结合的创作手法，展现了社会主义建设的时代风貌，是以童话反映当代现实生活的大胆尝试。作者企图通过主人公大禹的儿子大狮的形象，从他勇敢、无畏、顽强的毅力等品质出发，歌





颂我国人民进行的史无前例的社会主义建设——征服自然、创造奇迹的伟大事业。作品揭示了我国人民勇于改天换地的精神面貌和坚韧不拔的英雄气概。其主题对小读者们是有积极意义的，符合用社会主义思想教育少年儿童的根本原则。专家们同时也指出了这篇作品的不足之处，主要是童话中的主人公是个神童有着超人的本领，做着超人的事业，但他活动的世界又非常现实具体，如长江大桥、三门峡、刘家峡，从而使童话的幻想幻境不能与现实和谐的结合。还有作品语言的成人化倾向。当时进行讨论的热烈气氛给我们留下了深刻印象，对于作者本人也是一个很好的学习机会。为了克服童话的语言成人化问题，他向村领导要求到农村学校当社情教师，能够近距离接触儿童，熟悉儿童语言，提高童话作品质量。继《大禹的儿子》之后，梦诗又陆续创作了一些童话诗，如《骄傲的小青蛙》、《鸽子的灵魂》、《机器人跑了》等作品，但随后发生的环境的改变，使他的童话创作有些茫然，对阶级斗争为纲的政治理论和参加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如何用童话诗来描写感到困惑。写诗需要热情和灵感，梦诗的童话诗创作，就在这个节骨眼上停滞下来，使其作为一个童话诗人的身影，在中国文坛上渐行渐远。

诗是人类的精神生命，没有诗的人生是苍白的，没有诗的心灵是荒芜的。梦诗的童话诗虽然暂时息影，但生活环境的又一次变化，使他能够继续守望梦中的憩园。德国诗人歌德曾经得意地说，诗人是坐在上帝旁边吃糖果的人。然而，很多时候，命运对诗人并不多些体恤，他们和最低层的百姓一样，也会遭遇贫苦、磨难、疾患，种种他们不得不承受的物质与精神的困境。梦诗一直立志当一个



农民诗人，像所有的村民一样，一面匍匐在土地上刨食，一方面从土地的芳香中获得诗意，抒发诗情。但理想和现实始终是有距离的。在不时听到生产队长派活的吆喝声中，常常使心中酝酿欲出的生动诗句不翼而飞；而儿女们不时发出饥饿啼哭声，时不时的扰乱着处于诗境中的灵感。没有物质保障的精神创作，毕竟高处不胜寒，不能顺利进行。他开始寻找能够成为国家工作人员的机会。实际上，上世纪60年代中期，党和政府给他提供了参加工作的机遇，这就是吸收他担任1963年到1965年进行的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工作队员。当年的社教，一般一期三个月，每期结束进行总结，对思想、工作、作风优秀者吸收为干部。可惜的是，他参加过六期社教，但每一期都不能坚持到总结阶段，就被耽搁下来了。其中一次是省上的创作会，一次是省上举办的读书会，另一次是出席1965年全国青年文学创作积极分子代表会，还有几次都有不能终了的原因。一系列的阴差阳错，错过了参加工作的机会。于是他去一个小学当社请老师，尔后从这个渠道吸收为国家干部。有志者事竟成，机遇总是留给有准备的人。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吹响了改革开放的号角，同时带来了文艺的春天。但当时对农村县区，对民间文化的认识，还没有摆脱“左”的思想影响，由此，在家乡发生了一起人所共知的禁歌事件。所禁之歌便是花儿。花儿是中国西北部的甘肃、青海、宁夏、新疆等省区各族人民中间广泛流传的民歌，内容曲调极其丰富优美，具有独特的高原风格和浓郁的乡土气息。花儿大部分属于情歌，是男女青年互相倾诉爱慕之情的歌曲，在家里村子里不能唱，只能在野外歌唱，由此而形成了许多花儿会。花儿会一般在美丽



幽静的山林之处举行，和政松鸣岩和康乐莲花山是最著名的花儿会场。当时农业学大寨运动的基本要求是把更多的劳动力集中到平田整地中。一些地方领导认为参加花儿会就是不务正业，违背了“抓革命促生产”的精神，于是开始“封山禁歌”，劝阻群众不要上山唱歌。问题不是很严重，但影响很大。因为这项禁令有悖于当地的历史文化传统，是对群众传统文化活动的政府干预，当时受到文化新闻界的嘲笑和上级领导的批评和纠正。为了重开群众文化之路，自治州决定选调一些熟悉民间文化的同志到文化部门工作。梦诗作为临夏知名的少数民族作家，就被调到临夏州群艺馆工作，从此他把诗的情思、诗的梦想，寄托到民间文化的挖掘整理和研究上。

对于民间文学，梦诗总是有一种割舍不去的情结，这是因为民间文学始终是哺育我们精神成长的文化营养，始终是流淌在我们心灵世界的文化血脉。从小到大，甚至到老，在我们生活的环境中始终有花儿、民间小调、酒曲、宴席曲、秧歌曲、贤孝、打调，以及各种民间叙事诗，这些老百姓的诗歌，伴随在我们左右，渗透在我们日常生活和情感世界当中，它给我们慰藉、给我们快乐、给我们以人生智慧的启迪，成为我们心灵的绿荫体，引导精神前行的灯火。作为一个民族的历史和现实生活文化上的表达，民间文化融入在一个民族全体成员的日常生活中，凝聚着民族的情感，体现着民族的精神，甚至是民族文化的标志。民间文化承载着一个民族复杂的文化心理和深厚的思想意识，维系着社会的和谐运行和发展的内心动力。它既深厚地影响着中华整体文化的个性，又总的体现中华文化对整个人类所作的贡献。只有具有深厚诗情的人，更懂得

民间文化，更懂得民歌的诗意，更懂得民歌的深刻思想内涵和真善美的文学意境。梦诗是一个具有文化自觉的人，他恪守着自己民族的文化传统。从改革开放以来的40多年中，他把自己诗心、诗意、诗情完全倾注到对家乡“百姓诗”的搜集、整理、研究之中。历史上民歌的传播方式主要是口耳相传。在急剧现代化的今天，民歌的生存土壤受到大气候影响，人们劳作方式发生了划时代变化，过去适应民歌流传的环境和传唱的人群发生根本性的变异，使得民歌的传承、传播受到前所未有的冲击。为了拯救和保护民间文化的未来，梦诗从来没有停止过对民歌民间故事的搜集整理。文革以后，出于民间传统文化流失和消散的担忧，他更急迫地加速这一项工作。1979年他调入临夏州群艺馆从事专业创作，并任馆长后，如鱼得水，他把主要精力放在搜集整理民歌、民间文学上。他首先做有关县份的工作，开放了莲花山、松鸣岩两个花儿会，使群众的传统文化活动得到了恢复。他还组织有关县市举办“迎春花儿演唱会”、“大夏河民族音乐会”，培养了一批民间花儿歌手。他还在和政县梁家寺乡进行秧歌改新，从服装、演出各方面推陈出新，深受群众欢迎。他除去开会、向上级汇报工作的时间外，用所有几乎能利用的时间，提着录音机，拿着记录本，跑到村镇拜访民间艺人和老歌手，把他们唱的歌，讲的故事，一首首录下来，一个个记下来。从1979年到2003年20多年的时间里，他录制了回、汉、保安、东乡、撒拉等各民族中流传的民间文化资料500多盘盒式磁带，其中最多的是花儿、宴席曲，这些民间艺术的精华都被他保存下来，为民族民间文化的传承保护作出了重大贡献。在他担任临夏州群艺馆馆长的几年当中，由他

提供资料或他编辑出版印行有《临夏花儿选》第一辑和第二辑，《回族宴席曲》、《临夏民间故事集》、《花儿新苑》、《花儿论谭》等各种著作，使得各民族代代薪火相传的宝贵精神财富得以生生不息，绵延不绝的流传下去，在更深入更广阔的领域中实现着他对诗歌的梦想。

梦诗的诗情不仅表现在对民间诗的搜集整理上，还充分的表现在对其理论的研究和探索上。理论的重要意义在于能够清楚地指明事物的本质，正确地指导人们的实践。但有时候，我们的一些理论研究，尤其对一些民间文学的概念、定义、名称等问题的研究和认定上，认为民间的一些传统的提法和称谓不科学，而热衷于创造一些新东西，以代替老百姓相沿数百年，甚至上千年流传下来的一些“土提法”和“老名称”，“旧概念”。使本来清楚明白的概念，反而变得模糊和混乱。梦诗对此不以为然，他始终坚持维护民间传统的概念和原理体系，表现出一个民间文学工作者的理论良知、理论勇气和求真务实的理论品质。河州花儿是梦诗的主要研究对象。从上世纪八十年代，他连续发表过关于河州花儿的多篇论文。他撰写的《花儿体系浅说》、《试谈河州花儿的族属问题》，以及《为河州花儿正名》等论文都有较高的学术价值。特别是对众说纷纭的河州花儿的分类问题和称谓问题，是他一直坚持研究的一个重要课题并提出了独到的见解。他认为历史上，河州花儿根据流行地域，分作南乡派（包括今和政、康乐、广河、临洮）、东乡派（今东乡族自治县）、北乡派（今永靖、民和）、西乡派（临夏、积石山，俗称小西乡；循化、化隆、同仁、贵德、大通等，俗称大西乡。）到上世纪二十年代末，甘青宁分省后，才开始出现甘肃花儿、青海花

儿、宁夏花儿的提法。解放后，又出现了回族花儿、汉族花儿、撒拉族花儿、保安族花儿、东乡族花儿、土族花儿、裕固族花儿、藏族花儿的提法。为了解决河州花儿分类的混乱，他建议按地区与民族及曲令演唱特点分类，概括为一个体系，河州花儿；四个分支：甘肃分支、青海分支、宁夏分支、新疆分支；二十种类：甘肃分支的临夏南乡类、东乡类、北乡类、西乡类、保安类；甘南夏河类、陇西类、陇东类、肃南裕固类；青海分支西宁类、民和马营类、循化撒拉类、大通土族类及同仁类、贵德类、化隆类、乐都类；宁夏分支的同心类、固原类；新疆分支的昌吉类等。我们认为，梦诗关于河州花儿分类方法，基本符合河州花儿历史和现状。至于河州花儿的称谓，梦诗认为“河州花儿之名，是历史上形成的固有名称。近几年有的同志把河州花儿改名为河湟花儿，觉得有些不妥切，原因是：（一）河州花儿的名称由来已久，经过漫长的历史阶段，它既肯定了花儿产生的地区和渊源，又真实地反映了花儿的发展史，影响深远。（二）民歌的名称是劳动人民在长期的传唱中，按自己的意愿共同创造的，是属于劳动人民的，是他们的习惯性叫法，他们喜欢怎样叫，就该怎样叫，不应随意去篡改，否则，就违背民意。（三）混淆了源与流的关系，抹杀了花儿形成发展的历史。所以，我认为不改为好”。这是他于上世纪八十年代初的意见，至今他仍然坚持这个论断。

一种事物的概念是由其本质属性决定的，其称谓既要反映出它的表象，又要反映出它们实质。梦诗从河州花儿形成发展的历史上，论证河州花儿和河湟花儿的名实问题，我们认为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和现实意义。一种民歌的称谓如

同一个人的名字一样，它是一个人区别于另外一个人的特定符号，不宜过多、过滥、过于混乱。河州花儿的历史称谓，具有它特定的文化含义。首先，它代表着这种民歌形成的地理、人文、语言环境特征。花儿形成于古河州。古河州不等于现在的临夏，而是一个更广大的范围。公元345年，前凉政权置河州时，其辖境大致相当于现在甘肃境内的黄河大营川以西，乌鞘岭以南，西倾山以北及青海民和县以东的地区。亦即黄河上游的洮水、漓水（大夏河）、夏水（广通河）、湟水、浩门水（大通河）流域的广大地区。古河州从秦汉以来，土著民族与迁徙民族相间而居，形成中国最早、延续时间最长的多民族杂居区，各民族文化在这里相互交流、融合，形成了这种具有高原风格的民歌，有着深厚的多民族文化特征。其次，它代表着这种民歌的文学特征。河州花儿与其它任何民歌的最大区别和显著特点是一三句单字结尾、二四句双字结尾的特殊句式，这是这朵奇葩的“奇”之所在。形成这种独特句式的根本原因是由演唱花儿的河州话宾语在前，主谓语在后的特殊倒装语序决定的。再次，代表着这种民歌的音乐特征。河州花儿的众多曲令则是由《河州令》的基础曲调繁衍发展而来，这也是称之为河州花儿的一个重要原因。而“河湟花儿”之名，确不具备“河州花儿”之名那样的文化标志性意义。第一，“河湟”是一个边缘化的名称，是一个约指的地理概念，大致为湟中、西宁一带。汉代赵充国屯田的“河湟谷地”，明确指为湟中至西宁平安镇之间的狭长谷地。唐代“河湟”泛指吐蕃统治区，包括河西一带。清代“河湟”的概念非常清楚，则为西宁。清代学者龚景瀚编《循化志》引《文献通考》文曰：“河湟入东壁三度，按河水之北，湟水之南，谓之河湟地。今西宁

所属是也。循化，河州俱在河南，非河湟也。”显然，从地理概念上，“河湟花儿”之名确不能代表花儿之实。第二，“河湟”偏于西宁一隅，它在古河州范围之内，以“河湟花儿”之名替代“河州花儿”之名，是以小盖大，显然有失定义之理性。第三，花儿所蕴涵的文化意义和河州方言所形成之花儿格律来说，“河湟花儿”之名无法体现。第四，花儿从音乐上来说，是诸《河州令》的繁衍和发展。世上无所谓“河湟令”。故“河湟花儿”无法替代“河州花儿”之名。第五，“河州花儿”之名沿袭已久，“河湟花儿”之名在起于上世纪80年代，新不掩旧。鉴此，“河湟花儿”无法也不可能代替“河州花儿”之传统称谓。“河湟花儿”之名不是不可用，但它仅指西宁一带花儿。

所以说，梦诗所坚持的花儿理论是有历史和现实根据的，是经得起时间和实践考验的，是值得珍视的理论成果，也是他诗梦的守望和坚持。

《周梦诗作品集》即将出版发行，作为文友，我们感到十分喜悦，除表示我们的诚挚的祝贺外，在这里我们还祈愿：这五本集子的问世，是诗之梦的总结，而不是诗之梦的终结，希望他继续展开梦的翅膀，追寻心灵的憩园。

2012年8月3日

（作者：马少青，甘肃省文联党组书记、副主席，保安族著名作家。马自祥，甘肃省文联副主席、民协主席，西北民大教授，东乡族著名作家、诗人。郭正清，原甘肃省民委（省宗教局）副巡视员，中国民协花儿文化专业委员会副主任。）

## 执著的收获

——一位河州回族文化人的追求

高占福

临夏（古称河州）是一个令人难以忘怀的地方，厚重的传统文化延续数千年而不衰。新石器时代的马家窑文化、齐家文化和辛店文化彰显出这块土地在人类历史进程中曾经的辉煌。近些年发掘的恐龙足印和古动物化石，则再一次向人们展示了临夏文化遗产的博大精深。临夏又曾是古丝绸之路的要冲，唐蕃古道的重镇，茶马互市的中心，撒下一路经济交流的驼铃声。而羌、吐谷浑、吐蕃等众多的古代民族，以金戈铁马的雄姿，在这里上演了一幕幕动人的历史大剧，留下了多民族文化凝聚的遗迹。临夏虽属经济社会欠发达地区，但传统文化积淀丰厚，留给后人丰富绵长的精神文化遗产。

回族文化是临夏回族人赖以生存的精神支柱，并通过回族人的物质活动表现它的形态和深邃内涵。这种文化与临夏的回族穆斯林社会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蕴藏着丰富的生命力。这一文化的渊源来自回族先民移植到中国的伊斯兰文化，并且是通过商业经济文化的往来传播的。这段历史从唐宋开始，延续到元代，丝绸之路扮演了重要的角色。明代的临夏，回族文化形成的各种社会条件逐渐具备。到了清代初期，临夏成为甘肃回族最为集中、人数最多、回族特征表现最明显的地区。清代中叶以后，临夏回



族文化进入完备与成熟时期。也就是说，临夏回族地域文化最终形成。民国时期，临夏回族文化在更大的社会范围内被人们所了解，并扬名于外。

中国近代四大阿訇之一的王静斋撰文称临夏“为西北回族文化中心”；著名新闻工作者范长江在其文章中明确提出临夏“是中国西北回教圣地”；文化人李凤写道“临夏是回教示范地”；还有文章称临夏人“虽然生活技术不出教律的范围，可是生活的方式是进取的、向上的、团结的、互助的，态度是乐观的、愉快的，绝没有厌世堕落的劣性”。由此，临夏也被人们称为“中国的小麦加”，以示这里浓郁的回族文化氛围。临夏还是一个有着自然宜居环境的地方，古人有诗曰：“四面峰密锁翠帷，万家花柳及春栽，缆横河岸桴为渡，磨引溪流水自推。”著名的国学大师顾颉刚则更直白地写出他到临夏时的感受：“临夏沿路有树，各家有花，沟渠井泉随处皆是，果实菜蔬所产甚富，使善为经营，实陇西一乐园也。”临夏的社会人文环境滋养了这片土地上生生不息的各族人民。

“一方水土养一方人”是一句普通而又充满人生哲理的俗语。临夏虽说不缺文化底蕴，但历史上文化人出的并不多，被人们经常说起的主要是军政要员或富商大贾。因为近代以来，这两部分人几乎占据了临夏主流社会的舞台，而文人往往是跑龙套的配角。所以才有了疯汉马玉清这样的文人怪才，用另一种形式书写了临夏文人的另一种境地。但也有人不为环境所动，坚定而执著地书写着自己的文化人生。周梦诗便是其中大半生追求圆梦的文化大家。当代有位佛学大师曾说过：“有时候，执著是一种负担，放弃是一种解脱。人生没有完美，否则苦了自己，也为难了人间。”周梦诗几乎以一个甲子的生命旅程为代价，